

SMPH
原版引进
ORIGINAL EDITION
LICENSING

伟大钢琴家系列

帕德雷夫斯基

皮耶罗·拉塔利诺 著

陆辛耘 译



赠送30小时在线听

库客提供音乐版权



Ignaz Jan
Paderewski

PIERO RATTALINO

意大利泽基尼出版社提供版权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SLAV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WWW.SLAV.CN

4J0670

伟大钢琴家系列

帕德雷夫斯基

皮耶罗·拉塔利诺 著

陆辛耘 译



PIERO RATTALINO

意大利泽基尼出版社提供版权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WWW.SLAV.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帕德雷夫斯基/皮耶罗·拉塔利诺著; 陆辛耘译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5.4

(伟大钢琴家系列)

意大利泽基尼出版公司引进

ISBN 978-7-5523-0745-0

I. 帕… II. ①皮… ②陆… III. 帕德雷夫斯基, I.J. (1860~1941) - 传记
IV. K835.13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0273 号

Piero Rattalino, "Ignaz Jan Paderewski. Il patriota". Coll. "Grandi Pianisti", 7
Copyright "Zecchini Editore", 2006 - Via Tonale 60, I-21100 Varese - Italy

www.zecchini.com - info@zecchini.com

Discografia e Videografia a cura di Marco Iannell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Music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帕德雷夫斯基
著 者: 皮耶罗·拉塔利诺
译 者: 陆辛耘

出 品 人: 费维耀
项目负责: 王 琳
责任编辑: 王 琳
封面设计: 陆震伟
印务总监: 李霄云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200020

网址: www.ewen.cc
www.smph.cn

发行: 上海音乐出版社

印订: 上海市北印刷 (集团) 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3.625 字数: 120,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 978-7-5523-0745-0/J · 0670

定价: 26.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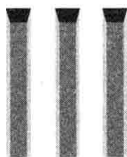
伊格内西·简·帕德雷夫斯基

爱国者

在一名演员登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位的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这个经过百余年抗争终获独立的国家已经任命了一位钢琴家作为其总理和外交部长。1919年6月28日于凡尔赛宫签订的《和平协议》让伊格内西·简·帕德雷夫斯基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他通晓数国语言，满怀热情进入外交领域，然而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生疏与稚嫩。他并未如他梦想那般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波兰。在凡尔赛的《和平协议》签订六个月后，他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开始担任波兰驻联合国代表。此后，在1921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波兰何以派遣一位钢琴家作为其在凡尔赛的代表？答案不言而喻：此人是该国在1916年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去世后唯一一位享誉全球的知名人物。毫无疑问，帕德雷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人们总在议论，他是否堪称那一时代最优秀的钢琴家；或者，他是否能够与前一时代的李斯特相提并论。此外，他还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从不放过任何为祖国争取自由独立的机会。为了波兰，他作出了巨大牺牲。1941年，即他去世前不久，面对波兰被德国与俄国瓜分的耻辱，帕德雷夫斯基对那些请求他演奏的人如此说道：“我无法再弹奏钢琴了，除非我的祖国再次获得自由。否则，我永远都无法再继续演奏。”而今天，帕德雷夫斯基的理想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他的艺术又带给了我们怎样的财富？回顾他的一生、他的成败，我们写下了一曲对这位现代英雄、理想主义骑士以及能够让纽约麦迪逊花园16000张门票销售一空的伟大钢琴家的壮美赞歌。

目 录

爱国精神	1
华 沙	6
柏 林	13
维也纳	18
巴黎—伦敦—柏林	25
美利坚	33
罗 马	41
俄国与澳大利亚	51
不 安	58
技 术.....	63
.....以及艺术	70
从“一战”到“二战”	75
注 解	87
演奏曲目	89
唱片信息与录像资料	93
电 影	105
录 像	106
唱片标签索引	106



爱国精神

19

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召开。同盟国战败了,俄罗斯帝国战败了,奥匈帝国也战败了。维也纳的皇帝、柏林的掌权者、圣彼得堡的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争的胜利者聚集到一起,向失败者宣布各自的条件,并在 6 月 28 日那天于凡尔赛宫——这座路易十四的城堡——签订了著名的《凡尔赛协议》。与会方除了那些得意的胜利者之外,还有民众代表。他们渴望取得或者重获自由,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外交界和政界精英,经济学、统计学、地理学、民族学以及史学专家纷纷汇聚到巴黎,汇聚到凡尔赛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一位,他来自音乐界。虽然在其他方面他可能一无是处,但在钢琴领域却有着极深的造诣。他被选为波兰的代表,因为他除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名人外,还是一名相当激进的爱国者。他叫伊格内西·简·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在他宽阔的肩膀背后,是 58 岁的年龄和 53 年的爱国精神。

李斯特的父母都是奥地利人,但他却出生在奥匈边境数公里外的一个匈牙利小镇;因此,即使他不是个正宗的匈牙利人,也依然怀着对匈牙利的爱国之心走完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将波兰视为祖国的帕德雷夫斯

基出生于波多利亚(Podolia)的一个小村庄——库里洛瓦卡(Kurylowka),现位于乌克兰西部,但曾经——用帕德雷夫斯基的话来说——“属于波兰共和国”。(事实上,他所说的共和国并非1918年成立的那个波兰共和国,而是1659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议会在卢布林达成协议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他的故乡庄稼遍地,尤其是成片的果园,一望无际。五颜六色的水果先是被存放在仓库,然后分批运到城里,芬芳四溢的果香“有时比最美丽的花朵散发出的香味还要浓郁”。在这幸福的波多利亚,统治阶级由波兰人组成,耕作的农民则大多来自鲁塞尼亚。在这两个民族间,基本保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至少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阶级斗争。村庄里的生活宁静古朴,村民们快乐地歌唱跳舞,没有铁路,没有火车轰隆声的打扰。他们很少出行,即使出门,所用的交通工具也无非是马车、雪橇或是马匹。而帕德雷夫斯基的父亲——简,则管理着一片巨大的封地,并雇用了数千名耕田栽种者。

掌管大权的父亲拥有自己的一片艺术天地:他有时会拉小提琴,有时作画,有时又会以宗教题材进行雕刻,然后把作品赠送给教堂。他是一位美男子,对宗教相当虔诚,勤勉、高尚,还极为幽默。母亲波丽谢娜·诺维奇(Polixena Nowicki)是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教授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到了俄国,美丽聪慧、知书达理的波丽谢娜也因此出生在了那里。然而,民族的界限与政治的边境不尽相同,因此,出生于波多利亚的帕德雷夫斯基从不会因为自己是波兰人、拥有波兰血统而感到窘迫。在他之前,他的父母还生过一个女儿,名叫安东妮亚,而我们的伊格内西·简是在1860年11月6日出生的。因为始终没有从难产中恢复,母亲在他出生后数月就去世了,只剩下父亲一人独自抚养两个孩童。

3岁时,帕德雷夫斯基开始慢慢接触钢琴。因为在库里洛瓦卡根本没有钢琴教师,父亲只好请来一位小提琴演奏者,临时充当起这个连他自己都不太精通的乐器的老师。帕德雷夫斯基在3岁那年不仅展露了自己的

钢琴天赋,还显现出爱国精神。1861 年沙皇签署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农村激起了各种矛盾,尤其引起了土地主阶层强烈的不满情绪,叛乱之风悄然蔓延,一触即发。俄国当局毫不犹豫地这一“阴谋”扼杀在了摇篮里。在一个不幸的早晨,一群哥萨克士兵包围了帕德雷夫斯基家的房子,为了寻找禁书、具有煽动性的布告还有军装,他们将屋子翻得鸡飞狗跳。最后,他们把伊格内西·简的父亲抓了起来,将他扔进监狱关了一年之久。

看到房子被包围,父亲又落在了一群“匪徒”手中,年幼却懂事的帕德雷夫斯基迫切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虽有些胆怯,他还是坚定地走向了一名哥萨克士兵。因为此人最高,所以在帕德雷夫斯基看来,他很有可能是团伙的首领。士兵见他走来,便猛烈地挥舞起手中的鞭子,像是要把人剥成肉块。尽管受到不小的惊吓,帕德雷夫斯基依旧不屈不挠,继续朝这位首领走去,问他:“我父亲究竟怎么了?”没有人回答他,帕德雷夫斯基却仍然坚持,最后挨到了“猛烈地鞭打”,还伴随着响亮的嘲笑声。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和俄国当局的第一次接触是我记忆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的痛苦经历。首先是肉体上的痛苦(当时我几乎被打得皮开肉绽),更重要的是,在我心里,那是对一个还不满 4 岁孩子的自尊心的凌辱,它深深伤害了我的心灵。”

在父亲遭到监禁的那段日子里,帕德雷夫斯基和姐姐一起住进了一位阿姨的家中,还跟随一名对钢琴几乎一窍不通的小提琴师习琴。4 岁那年,帕德雷夫斯基学会了用波兰文和俄文书写,还学会了用法语交流,因为在阿姨家任职的教师恰好是法国人。除此之外,他几乎每天都会爬上果树,尤其是梨树,似乎多汁的香梨对他永远有种无法满足的诱惑力。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对水果表现出的痴迷远远要多于他对花朵的热爱。

许多曾经的农奴递交了请愿书——我说过,在那里没有阶级斗争——替帕德雷夫斯基的父亲求情。经过一年的牢狱生活,他终于获释。

虽然重获自由,他却无法官复原职。于是,全家搬到了一个叫苏德克沃(Sudytkow)的小镇,镇上90%的居民都是犹太人。父亲在一座墓地旁找到了安身之处,年幼的伊格内西·简也因此目睹了所有在那里举行的葬礼,目睹了被黑色呢绒绸缎裹住、只露出脸庞的尸体被深埋进土里的过程,伴随着祈祷、歌声、哭声、叫喊声还有女人无休止的哀诉声——这些女人只有在葬礼结束后才能出现。帕德雷夫斯基在那幢房子里居住了好几年。“那些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他说,“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

那幢孤房的一边正对着墓地,另一边则朝向一片池塘。在夏天,每到周五的晚上,也就是犹太人星期六安息日的前夜,池塘边都会举行沐浴仪式。社区里那些满脸胡子的男人会褪去平日里穿着的长袍——这种长袍自十字军东征时代一直流行至今,在池塘里不断浮沉。帕德雷夫斯基说:“在夏天周五的晚上,是请不到人来我们家做客的。”即便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能想象,在那些长满胡子、顶着一头卷发的亚当后裔的裸体上,数百个因为割礼而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一起跳动,会是多么滑稽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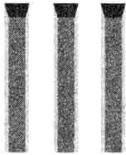
如此之生活所导致的结果便是3岁以前还欢快活泼的帕德雷夫斯基,从此变得忧郁伤感起来,这种忧伤在他父亲续弦之时更是变本加厉。那一年他7岁。后母是个穷姑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婚后,这一家人都住到了离帕德雷夫斯基家不远的地方,不时来骚扰他们。帕德雷夫斯基和后母相处得还算不错,可他姐姐就不是了。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几乎每天都要爆发一次争吵,而每一回帕德雷夫斯基都得充当和事佬,只是回回都以失败告终。

在琴艺方面,帕德雷夫斯基倒也取得了些许进步,但仅仅是“些许”。父亲请来了一位新老师,住在离苏德克沃八十多公里的地方。他或是每周来一次,停留两三天,或是每月来一次,小住上五六日。到了他8岁那年,父亲又为姐弟俩换了个老师,住在他们家里。他是一位年迈的爱国者,因为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被判了刑,后来获得赦免,流亡去了法

国。经过他的指点,两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在所有启蒙学科和法语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波兰这个国家也愈发崇拜。但在钢琴方面——就连他的父亲也意识到——即便不算差强人意,至少也是收效甚微。

11岁时,帕德雷夫斯基在他居住的小镇上举办了几场音乐会,之后又将范围扩大到了扎克拉沃(Zaklaw)和奥斯特罗格(Ostrog)。他能在盖着大布的琴键上弹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知道这是一百多年前少年莫扎特的专长吗?或者这种方法是他的再创造?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弹着卡尔克布雷纳(Kalkbrenner)和伊格纳茨(Ignaz Tedesco)^①的作品以及《威尼斯狂欢节》的少年,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霍德凯维奇(Chodkiewicz)伯爵主动提出带他一起前往基辅。“在当时那个年龄,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场正式的音乐会,也没有听过任何乐队、钢琴手、小提琴手的演奏,就算是歌手的演唱也没有。对我来说,在基辅的经历就如同一次巨大的探险,”帕德雷夫斯基继续说,“我在那里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音乐会。他们还带我去看了歌剧表演,让我见到了一些名演员。我认为阿戴莱德·里斯托里(Adelaide Ristori)是其中最优秀的,他是位意大利歌唱家。”结束了基辅之行后,一群人打道回府,其中的一段旅行是在雪橇上度过的,还是在夜里。那是一次噩梦般的旅行,饥饿的狼群“陪伴”了他们一路。为了驱赶野兽,车夫点燃了装运行李的雪橇和在田间侥幸觅得的稻草,如此,大家才得以逃脱死神的魔掌。可是,死神……当帕德雷夫斯基刚踏进家门,就察觉到了大厅里数支蜡烛所散发出的光芒。正是在大厅里,静静地躺着一天前突然去世的爷爷的冰冷尸体。

^① 此处应该是指伊格纳茨·普莱耶尔(Ignaz Pleyel)。——译者注



华沙

在 我刚才的讲述中,许多信息都源于帕德雷夫斯基的自传。现在我们对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自传本身的开头如果不能用“幽默”来形容,至少也是特别的:“我的人生开端极其普通。”普通?我们不禁问道。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以帕德雷夫斯基那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生命中最初的十一年,也没有人愿意在凄冷的夜晚看到近在咫尺的饿狼眼露凶光,更没有人愿意在一场新奇的旅行归来之时发现自己爷爷冰冷的尸体。但我想,帕德雷夫斯基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要表达另一层意思才对。此处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帕德雷夫斯基并不傲慢自负,但他始终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是不朽的。在罗西尼的歌剧《灰姑娘》中,王子的侍从丹迪尼奉命假扮王子。乔装后,因为说大话而遭到主人的责备,而他如此反驳:“我是伟大的,因为我伟大,我就能吹嘘我的伟大。”我说这些完全没有冒犯之意,只是像帕德雷夫斯基这样一位品格高尚、技艺精湛之人,是不可能使用自嘲这种方式的。所以,在谈论自己时,他会把自己归于“不朽”的层面。好吧,让我们想想,莫扎特在欧洲七国进行演出后,于他 11 岁那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清唱剧,12 岁时又写下了第一部唱经弥撒。李斯特在他 11 岁时已名扬维也纳并得到贝

多芬的赞许,12岁时走过了和当年莫扎特一样的道路,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帕德雷夫斯基呢?11岁的他只在一些小城市举办过几场小型音乐会,12岁才进入华沙音乐学院接受启蒙训练。在当时,华沙音乐学院连莱比锡或者巴黎音乐学院都比不上。因为在那里任教的老师,连一位著名的大师都没有。其实,帕德雷夫斯基自传的开场白恰恰显示了他的谦逊,只是我认为,他在11岁那年所经历的一切必定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伊格内西·简从基辅归来之时,他的父亲就认为,只要有人能对自己的儿子进行适当点拨,他就一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当时在波多利亚和华沙之间刚建成一段全新的铁路干线,只是火车运送的都还是货物,没有乘客。因为父亲的坚持,火车员工终于同意让他们坐进一节货厢里。就这样,在父亲的陪伴下,帕德雷夫斯基来到了波兰首都,出现在音乐学院,并被免试录取。父亲怀着愉悦的心情登上了返程的货车,把帕德雷夫斯基留在了一位钢琴制造商的家中寄宿。这位制造商慷慨地招待了他,只收取极低的住宿费用,却为他提供数台钢琴用以学习。在华沙,帕德雷夫斯基惊奇地发现,原来照亮房间不只可以用蜡烛,油灯也行。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不知道世上还有油灯的存在。对他而言,那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他就读的华沙音乐学院是当年肖邦毕业的地方,因为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足足沉寂了三十载,直到1861年才重新开放。当时的院长是小提琴家阿波利奈尔·德·康特斯基(Apollinaire de Kontski,按照现代波兰语的拼法,应该写为Apolinary Kątski,但我还是采用了古老的写法)。他出身音乐世家,姐姐是歌手,一位哥哥是小提琴手,另两位则弹奏钢琴。阿波利奈尔·德·康特斯基是一位神童,得到过帕格尼尼的指点。还有故事说,这位热那亚人曾将自己的数把小提琴送给过他。作为音乐会演奏家,他在俄国、波兰、德国、比利时的舞台上异常活跃,还经常出现在圣



彼得堡的宫廷里。但从 1861 年开始,他便在华沙过起了平静的日子,直到 1879 年在那里去世。其实,德·康特斯基家族真正的明星是钢琴家兼作曲家的安东尼。他是菲尔德(Filed)的学生,曾受到过肖邦和李斯特的褒奖。他创作过小歌剧、两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四百余首钢琴独奏曲,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随想曲《狮子的苏醒》。这部作品几乎能与他的同胞泰克拉·巴达捷斯卡-巴拉诺夫斯卡(Tekla Badarzewska Baranowska)所创作的《少女的祈祷》相媲美。总之,安东尼·德·康特斯基(Antoine de Kontski)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国际音乐会演奏家,并且为帕德雷夫斯基的学习开拓了广阔的视野。1872 年他搬去了伦敦,一年之后又移居美国。1898 年,在结束了最后一次世界巡演(包括中国和日本)之后,他再次回到华沙,次年在那里去世。

进入音乐学院后,帕德雷夫斯基立刻与教授他理论、和声与对位法的老师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同时却遇到了这样一位钢琴老师,对他的天赋视而不见,还认为他缺乏演奏这件乐器所应具备的悟性。帕德雷夫斯基更换了班级,只是刚逃出龙潭,又落入虎穴。如果说第一位老师是纯粹的理论主义者,从来不把理论与实际的技术相联系,那么第二位老师就是对传授技艺一窍不通了。反而是通过聆听一些钢琴家的演奏——尤其是尼古拉·鲁宾斯坦(Nicolai Rubinstein)的演奏,让他学到了比在钢琴课上更多的内容。只是很奇怪,帕德雷夫斯基居然没被送到圣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学习,毕竟这两个城市的音乐学院在整个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我想,这也许是受到波兰沙文主义的影响或是他本人对俄国人的憎恨所致吧。

为了摆脱在钢琴上这种无所作为的现状,也为了获得创作上的灵感和相关知识,帕德雷夫斯基开始学起了长笛,之后又学习了双簧管、单簧管、低音管和圆号。但他从每一位老师那里得到的评价无非是:“你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长笛吹奏家、双簧管、单簧管、低音管和圆号演奏家。”他的小号吹奏水平要略好一些,而在学习长号时则表现出了异常的天分。

(小号 and 长号是同一位老师教授,我猜他所教授的应该是乐队用的活塞式长号,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长号。)"你生来就是一名长号演奏家,"老师作出定论,"为什么你要在钢琴上浪费时间呢?你若吹奏长号,必将前途无量。"虽然帕德雷夫斯基没有完全被他说服,却依旧非常努力地学习着这件乐器。音乐学院的院长一直有一个在学生中组建乐队并进行公开演出的想法,伊格内西·简·帕德雷夫斯基便被指派到了第一长号手的位置。

帕德雷夫斯基确实在长号这一领域游刃有余,还成为了这支新生乐队的顶梁柱。然而比起好处,这项任务却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不便,因为在进行乐队工作的同时,他既没有放弃钢琴课程,也没有中断对创作的学习。乐队的彩排耗费了大量他原本应当用来学习的时间。渐渐地,他开始逃课,在校方多次提醒后依旧我行我素,最终被赶出了音乐学院。当时他已年满 15 岁,却仍旧这般不知轻重。只是显然,院长宁可留住一位顽劣的长号能手,也不愿看到整支乐队群龙无首。于是,帕德雷夫斯基被重新召回了音乐学院,官方说法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所以校方原谅了他过去的行为。只是与此同时,各大报刊也没少对这位院长进行口诛笔伐,认为是他个人对乐队的嗜好导致了一众学生花费过多的时间。一些学生在针对阿波利奈尔·德·康特斯基的抗议书上签了名,其中也包括帕德雷夫斯基。因此,他被第二次驱逐出了音乐学院。

这回,他的过错是无法弥补了,只是故事没完。出于对钢琴的执著,帕德雷夫斯基逐渐产生了组织音乐巡演的想法。他同一位 22 岁的大提琴手以及一位 18 岁的小提琴手达成了一致(他本人 16 岁),一起开始闯荡江湖。他们去过一些度假山庄和温泉疗养院,到处打听可以租借钢琴和演奏厅的地方。三人确实找到了些许演奏的机会,得到的报酬却刚好只够填饱肚子。终于,在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大提琴手再也无法忍受

这种流浪艺人的生活，打道回府。帕德雷夫斯基和小提琴手继续在凉秋和严冬艰难地走遍波兰北方的各大省份以及俄国的边境地区。当小提琴手也最终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时，帕德雷夫斯基不得不独自一人继续前行。

最后，连他自己也到达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忍不住给父亲写了封信。在收到父亲寄来的一百卢比路费后，他终于能够回到家乡了。只是在重返家园之前，他想先去一趟圣彼得堡。他在那里同一个波兰熟人见了次面，却不想被对方骗走了身上仅有的一百卢比。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穷人，在自家简陋的屋子里招待了他整整两个星期，为他提供面包和茶以解决一日三餐。在漫长的十五天过后，帕德雷夫斯基终于等来了父亲寄出的另外一百卢比。（父亲居然在梦中看见儿子绝望地流浪在圣彼得堡街头。）如此，在长达一年的流浪生活后，帕德雷夫斯基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在圣彼得堡，他曾亲眼看到安东·鲁宾斯坦乘坐马车经过。因此，在他眼里，这场艰难的旅行和全部的遭遇都算是值得了。

流浪的岁月让帕德雷夫斯基从家庭和学校的闭塞环境中走到一个广阔却可怕的天地里。帕德雷夫斯基在他的自传里以轻松诙谐的口吻讲述了他的这段冒险经历，却没有向我们透露，在丰富了这些或积极或消极的经历之后，究竟哪些事物对他思想的变化、对他作为艺术家和普通人的成熟产生了影响。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长期独立冒险的生活，16岁至17岁间流浪艺人的艰难经历，一定对帕德雷夫斯基的性格培养造成了巨大冲击。他的自传是由其本人口述给一位编辑的——那位编辑深得他的信赖，对他忠心耿耿。这本自传描绘出了一幅肖像画，立体，精彩，却是主观单向的。我之前曾开玩笑地说，帕德雷夫斯基在他3岁时就显现出了爱国精神。他留给我们的关于他自己的印象是（我不知道是他故意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还是无意为之）：其性格塑造的导向不是积累财富，而是剔除糟粕，就好像一尊已经铸造完毕的青铜雕像需要摆脱石膏的束缚获得自由一样。帕德雷夫斯基的自传包含了许多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

珍贵信息,但在揭露他本人灵魂深处的思辨时却极其吝啬。鉴于在认识他的人中没有人写过有关他的评论分析,我们眼中的他也就成了一个纯粹的英雄,没有敌人或是对手。当然,他的那些嫉妒心极强的同僚可能是例外。据说,他们给他起了“金钱雷夫斯基”的绰号,还总在他清点收入时计算他弹错的音符。可以说,帕德雷夫斯基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志向,或者说,自己的使命。就算有再多不利因素,他也有能力排除万难,去达成这一使命。他在 17 岁时就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一类人,这无疑是个奇迹。但所有这一切都会让我们——至少是我——产生这样的疑问:在帕德雷夫斯基的人生里,难道真的从未出现过危机、迷茫或是其他的诱惑吗?唯一能让我确定的只有他高尚的灵魂,但我不解,他的这种高尚品格真是与生俱来的吗?

刚才我们说到,在第二次被赶出音乐学院后,帕德雷夫斯基开始了探险生涯,此后又重新回到父亲的羽翼之下,一度销声匿迹。如果还有什么值得一提,那就是他又一次被音乐学院录取了。在被重新召回之后,有整整六个月他都废寝忘食,终于在 1878 年,也就是他 18 岁那年,获得了作曲专业的结业证书。此外,因为对钢琴的追求当时已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他还同乐队——也就是那个他曾经在其中担任第一长号手的乐队——共同演奏了格里格的《协奏曲》Op. 16,这为他赢得了学院的钢琴教师职位。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在 1880 年娶了一位甜美的姑娘,次年做了父亲。同时,他也经常受邀为知名音乐家前来华沙举办的音乐会伴奏。其实,这完全得益于他的一次出色表现。那回,帕德雷夫斯基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利奥波德·奥尔(Leopold Auer)音乐会的钢琴演奏部分。我们知道,利奥波德·奥尔是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也是后来埃尔曼(Elman)和海菲兹(Heifetz)的老师。总之,二十出头的帕德雷夫斯基已逐渐变身为这片地区的首领,成为音乐学院和剧院的院长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妻子在分娩九天后的过世改变了他对未来的一切憧憬与期待。妻子

在临终前把嫁妆交给了他,让他去别处试试运气。他把儿子托付给了岳父和岳母,向音乐学院请了假,带着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钱——包括妻子的嫁妆——去了柏林。